



天涯诗海

海口记

(组诗三首)

■ 许岚

今夜

向海而居。从椰子甜蜜的成熟声中
倾听东坡,天涯琼州的心色心语

我从东坡的老家眉山
乘月而来。以一首刚温好的《东坡月》
致敬东坡,也致敬天下人

今夜。我不想乘风归去
千年前的那轮月,和今夜的这轮月
有着共同的朗照和仰望

你看。所有的月亮,都像一只碗
盛满了离合,盛悲欢

所有的亲人。都是一轮明月
彼此皎洁着

钓海

乌云。像一张网,在海面铺开开来。似乎想将这一片富饶的辽阔收入囊中

而晨曦。竭尽全力冲破这张网的桎梏
在海平面,由白向金弥漫开来
粼粼的波光。正为它鼓掌

漫步于海边的椰林小径
我发现有一个影子,将鱼竿插在沙滩上,双手正往钩上饵料

他的面前。一望无垠的鱼鳞正拍打着海面,丰盈他的虚空

海瑞故居

暴雨再滂沱
却淋不湿我拜谒海瑞的虔诚

红城湖路175号。这一座仿明代海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

海瑞虽然并没有在此住过但它却以一种精神在此屹立着,纪念着

敬仰,不用撑伞。雨中前厅、正堂、后屋、书斋、花厅、书童间、厨房……朝夕相伴的

花草、匾额、楹联、颂词
越发简洁、清瘦
多像海瑞的生活、生平、身躯

海瑞啊。你一生布袍糙米、清莲不阿
一幅《奉别帖》小楷
却如此清新俊秀

像五百年来
一直轻拂着的椰风、海歌

百家笔会

老友重逢

涂后智

尘世间,我们忙忙碌碌,不觉时光飞逝。许多朋友亲人,初相见明眸皓齿青丝纷披,再相逢老眼昏花两鬓斑白。

“十一”休假回老家,我走亲访友的“关键词”是拜访老朋友。我先是与登国、大庆、清飞等初中同学约聚。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上初中时,我跟大多数农村同学一样,在学校住宿。体弱多病的母亲独自支撑家庭,我每个星期只能勉强带五斤粮食到学校搭伙。早、中、晚餐按照“二二三”标准报饭——早上二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

那时候正值长身体时期,觉得二三两饭不够吃。有天上上午,第三节课下课,我实在饿得难受,跑到学校后门口小摊前,咬牙掏出两分钱,买了一根“泡麻杆”充饥。“泡麻杆”,有些地方称为米花筒或者米花棒,形状像钢管,指头粗细,七八寸长。

登国、大庆、清飞等同学没少接济我。登国往我兜里塞几角钱,给我一个馒头或是两根油条,我都是来者不拒。这对我犹如雪中送炭。

中考前一周,登国又给我两元钱,让我在食堂买菜。那时,鸡蛋五分钱一个,学生食堂青菜五分钱一份,萝卜片炒肉一角五分钱一份。

中考三天,我破天荒在食堂买了热菜。胃囊舒服了,精神百倍,考场发挥如有神助,最终实现“跳农门”梦想。我上了师范,登国上了农校。参加工作十多年后,登国和他妻子专门去过我家一次,后来我南下深圳谋生。此后,我与登国通过两次电话,一直未能再见面。

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家里稻田因为旱灾绝收。我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元,妹妹正上高中。母亲力气单薄,种田大多靠舅舅帮忙。妹妹和母亲吃饭全靠这“当家田”。我去大庆那里,向他讲了我家情况。他二话没说,顺手掏出八十多元钱递给我:“拿去救急,不用还了!”

往事历历,我们都已迈向初老。登国的女儿已经成家,仍在攻读博士学位。大庆的儿子也已参加工作两年。我女儿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通过校园招聘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登国和大庆都是单位负责人。我二十年前外出谋生,日久他乡成故乡。

快到聚会地点时,微信响了一声,登国发来大庆到场照片——大庆穿着深蓝色裤子、天蓝色衬衣,头发剃得很短,未见一丝霜色,笑得嘴都合不拢。我迅即回话:“风采依旧!”五分钟后,我抵达聚会地点。登国稍微胖了一点儿,头发明显稀疏。我们紧紧握手,彼此没有距离,仿佛又回到同学少年。我和登国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与大庆也有七八年未见面。

七八年前我回老家,大庆随我一起去看望了我母亲。上学读书期间,大庆最后一次去我们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当大庆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老人家立马叫出他的名字,让大庆和我

都百感交集。

当年,清飞住在镇中心区,俗称“街上的娃子”,从出生起就吃商品粮。清飞向他母亲讲述我的家境与学习情况,他母亲时不时让他给我带几个肉包子到学校。他们家的肉包子真香。有时,他母亲还要清飞带我去他家吃饭。每次去他们家,饭桌上都有炒鸡蛋,还有香喷喷的猪肉。清飞母亲姓黄,我称呼她黄嬢嬢。黄嬢嬢不停地给我夹菜,直到我撑得再也吃不下。

到清飞家吃饭是我初中时代的幸福时光。那时候,平地里,农户饭桌上鸡蛋都少见,更别说猪肉了。我们家的鸡蛋都拿去换油盐,或是攒学费。

我决定趁老同学聚会时机,顺便登门看望一下黄嬢嬢。聚会地点离清飞家不远。我拎着水果和牛奶,赶到清飞所住小区时,他已在大门口等我。三十多年不见,我们都是第一眼认出对方。青春容颜已改,面部轮廓依旧。推开门,看见黄嬢嬢坐在椅子上。我快步上前,坐到老人家对面,一把抓住她的右手,喊道:“嬢嬢,我是涂后智,上初中时在你们家吃了好多饭!”黄嬢嬢看着我,似乎点了点头。看着黄嬢嬢迟钝的样子,回想从前她热情招呼我的场景,我突然无语凝噎。

清飞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他母亲已经九十多岁。黄嬢嬢睿智清晰,听力明显减退。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毕竟时间过了那么久。

我起身告别时,黄嬢嬢轻声慢语说了句:“你咋这么过细!”过细是鄂西方言,指细心、周到或客气。我弯腰凑近她耳畔,一字一顿道:“黄嬢嬢保重身体!”然后慢慢向门口走去。我我不敢再回头,眼中已噙满泪水。

我这次回家,还见到从前的文友宇光。准确讲,宇光只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我对文学产生兴趣时,宇光兄已成绩斐然——在全国各地报



琼岛风情

渔歌奏响外坪村

严奇

海甸岛的东北角,有一个外坪村。穿过村口,有一条外坪路,沿路半里,有一家旧船厂。在旧船厂与如意岛之间,南渡江的出海口,有一片不甚宽阔的无名海域。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的“城市漫游”,激起了不少人探寻城市秘境的兴趣,我和妻子也不免俗。在与岳父交谈之际,偶然听他提起在钓友群中,流传着一个“海钓胜地”,面朝夕阳,海风徐徐,甚是优美。于是,我们一家人便装上野餐垫,提上烧烤架,前往城市的尽头漫游。

踏入外坪路,与树影齐高的巨大船影静静地躺在旧船厂的露天船台上。五条废船并排而卧,与曾经的蓝色战场距离不过5米,在光影婆娑之下隐去辉煌的驰海痕迹。热烈的七月光照在船面上,似乎也上不了色,

失去大海庇佑的船体饱经风霜,灰头土脸的。废船底座的刨板化作铁砂,被海风一片片剥去,渐渐露出锈褐色的龙筋、龙骨与旁龙骨。

往上望去,却有不一样的风景。蓝粉交织,黄绿相衬的油漆痕迹,四散在船舱与甲板之上。这里好像成了涂鸦爱好者施展才华的“纯色画布”。“我爱你”“我恨你”“与妻到此一游”等等字样以及海洋生物的图案给船平添了几分活力。巨大的船首指向东方,沐浴在夕阳下,光与光的对冲,使之浑身黝黑。两岁的女儿问我:这是不是动画片的鲸鱼?我回答:是,是你眼中的鲸鱼,也是我眼中的鲸落遗憾。

一股热浪打来,这里的游客,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还未开发的海域,热衷探险的他乡人,以及靠海

而生的本地居民都在这一片蓝宝石的银边上相聚。七月风过,海风里有咸气,拍响的椰子树也在稀稀疏疏地回礼。

靠北临街第一艘废船下,有两位老人相对着支起了马扎。他们坐在船底,开裂的嘴角,粗红的大手,都是海边人特有的,但他们吹的口琴,声声悠扬,绵绵动听,一首遥望青春的《送别》,迎来悄然而至的我们。

放下口琴,他们与我们闲谈,问清来意后,扭头挥指:“哎!那里,那两条废船之间的风小,船灰也少,最适合烧烤野餐。”

有了他们的指引,我们果断转移了场地。

拾起船台上的碎石压住野餐垫四角,支起烤架,升起炭火,牛肉粒、蟹柳棒、大角虾、火腿肠、鱿鱼须,一根接一根摆上,不到一会儿,悠悠的肉香,孜然香便扑鼻飘升起。被这香味吸引来围观的,有遛狗的小哥,有拍照的情侣,还有携孙散步的老阿姨。

“你们是怎么发现这儿的?”
“可以拍照,借图发朋友圈?”
“你们的肉在哪儿买的?包串肉不?早知道,我们也带烤架来了。”

“听说,几天前,还有剧组在这里拍摄,可惜错过了。”
大家五花八门地问,我们手足无措地答。烤好的肉串送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

身为钓鱼狂热爱好者的岳父,提起鱼竿,跑向海边,没走几步,又退了回来,悻悻道:“他们的渔具太专业了!我的小鱼竿完全比不上。”

抬眼望去,一排排鱼竿矗立在船台边沿的乱石上,每支鱼竿上都挂起一盏小灯,像海风中的萤火虫摇摆不定。垂钓者中有老年人,有青年人,还有被爸爸硬生生拽来的少年人。窝料、抄网、鱼篓、控鱼器、增氧泵、折叠椅等等一应俱全。此时,船台附近的渔村此时也开始热闹起来,阵阵渔歌响起,一条条渔船从我们面前驶过。东北侧的如意岛,城市灯火汇聚,与彼侧的鱼灯相交辉映,想必会让游弋的海鱼也分不清归属吧。

在海口,傍晚的夕阳如油画渲染天地,那装满宝玉的匣子,上下开合,释放出大海、云彩还有这个世界。
“天是湖,云是舟,撒下丝网垂金斗”,渔歌唱晚,悠绵飘然,偶得落漫海游,偶得返自然,偶得归闲。

刊发表散文、小说等上百篇。他那时刚结婚,在县直中学教书。我在县城进修中文电大。我经常去他那里,宇光兄毫无保留地向我分享他的创作心得,让我受益匪浅。宇光兄教书数年后转行,进入行政机关工作,做到办公室主任。后来他再次辞退公职,与他人合伙成立律师事务所,当上专职律师。当宇光兄出现,我好一阵激动欣喜。尽管我们都不再年轻,然言行举止,犹见当年风采气质。“虽三十年分别,归来仍是少年”。

还有成彬、文成、君成、世新等。当年,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他们比我高一届。后来,我们又有幸成为同事。意气风发、梦想激扬的年龄,我们一起郊游,一起打球,一起喝酒……就着西红柿炒鸡蛋,甚至是一盘花生米,从日薄西山喝到月上柳梢。一晃,我们都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天各一方。

老友相见,分外感怀。青山依旧在,沧桑上额头。世新一句话让大家频频点头——我们这个年龄,不再拼名利,不再拼成败,而是拼身体、拼健康、拼快乐……
我还看望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堂妹——我上师范第一学期,四爷号召家人亲戚“众人拾柴”为我凑学费,姑姑给我拿了三元钱。那时,三元钱可以买两斤猪肉,农村许多人家一个月能吃一回猪肉就是幸福生活——姑姑和姑父挽留我吃完饭,我以别处有约为由推托掉。

第二天,姑姑杀了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收拾干净,骑着电单车送过来。姑姑说:“你能上门看我,我就很高兴,你还给我拿钱……”农村人纯朴厚道,从我姑姑身上可见一斑。

抽空拜访一些老朋友或亲戚,重温昔日友情亲情,回望过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从而不忘本,继续砥砺前行,让余生星河灿烂,温馨又从容。

自从住进这个楼梯房的老旧小区,发现那盏灯,一直是开着的。

好几次下班回来,途经楼梯口,102室窗口透出的亮晃晃的灯光,让我踩着楼梯往6楼走的路,都坚实了许多。

成为小区志愿者后,认识了同楼的几位志愿者,有住我隔壁的50多岁的葛老师、201室的张大哥等人。也知道了住102室的居然是一位70多岁的盲人。

盲人是独自居住的。邻居宋阿姨、年轻的晓曼姑娘,还有张大哥,时常会送点菜过去。

每天一大早,就听见葛老师下楼的脚步声。我从窗口打招呼:葛老师,去给102送早餐吗?葛老师说,对,正好我要出去锻炼身体。

以前同楼的人都是陌生的,现在一下子熟悉了。

道上,葛老师递过来一根烟。我接过来顺口问:102的灯,为什么从来都不关?

葛老师沉思了片刻,说,也许他这个灯就是为了照亮别人。把别人照亮了,别人同样也会把他照亮。

问生活上和工作上有什么难题,然后想办法出主意,一再地叮咛、嘱咐。每一次离开时,我都有种想哭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感动,也是幸福。

都说师者如父,我的老师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她如同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她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温暖。但在学业上,彪老师却要求异常严厉。我们的毕业论文她一遍一遍地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彪老师常说,做学问也是做人,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一定不能打任何折扣。在彪老师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同门在学业上都养成了严谨的习惯。

结婚的时候,彪老师是我的证婚人,她抽空参加了我的婚礼。当时,她语重心长地对新婚的我们说:“人生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走到一起不容易,后面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相守相扶才能走下去。”

工作上,虽然忙碌变成了常态,但还是会在假期里去看望一下彪老师。每次我们都是全家出动,彪老师看到曾经的学生来看她,总是高兴不已。她嘘寒问暖,从孩子到父母,都会关心地问一遍。再问

不灭的灯

崔立

游记随笔

我的老师

杨飞

树的语言

刘琪瑞

地把小兽们的“家”掩藏起来。

甚至连骇人的大蛇,树也平静地接纳。大蛇盘在树枝上晒太阳、打瞌睡,躲在树洞里坐禅、冬眠,树像慈祥的老父亲,轻轻把大蛇揽在怀里,仿佛哼唱起那首轻柔的《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虫儿叫,虫儿叫,好个摇篮曲……”

树的每一片叶子都不会一样,就像地上找不到一样的人,空中见不到一样的鸟雀。一年一度秋风劲吹时,一片片树叶像一颗颗音符,在空中旋转着落下来,演奏起钢琴名曲《秋日私语》。你轻轻捡起一枚,红的叶脉,黄的叶片,平滑舒展,“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在树叶的诗笺上,写下你此刻的好心情,你的思念和祝福,托付缕缕秋风,付诸一泓清泉,寄给远方的朋友吧。

树们现出欣慰的样子,裸露出光秃秃的枝干,仿佛一场大戏完美谢幕,树要在寒流和冰雪中稍作修整,迎接又一个冬天里的春天……

四季回音